

陔余丛考

一
函十六册

函

陔餘叢考卷三十

陽湖

趙翼

耘菰

貢荔枝不始於楊貴妃

唐書楊貴妃好荔枝南海歲貢荔枝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輒敗此貢荔枝故事也按後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候侯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乃詔罷之則貢荔枝不自唐始矣金世宗紀上謂宰臣曰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頃因諫官貴久約言始知之是金時亦有貢荔枝之事然荔枝出閩粵蜀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知其設鋪馳遞者何地所出也

楊氏五家合隊

新唐書叙楊氏五家合隊最不明析楊貴妃傳云以貴妃寵擢其兄銛鴻卿錡侍御史而釗創國忠亦寢顯又三姊封韓號秦三國夫人據此則銛錡釗反韓號秦應是六家又又云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楊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帝所得奇珍分賜五家如一則所謂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銛秦國早死故韓號與國忠貴最久則又應是四家矣而其叙華清從駕處復何以云五家車騎各爲一色俄五家合隊爛若萬花耶楊忠忠傳天寶七載國忠爲御史中丞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戟則又遺却

鋪一人與貴妃傳不合按舊唐書貴妃傳示宗封韓虢
秦三姨又擢貴妃從兄鉅及錡賜第連宮禁韓虢秦與
鉅錡五家每有請托峻如詔敕通鑑亦云天寶六載以
貴妃姊適隸者爲韓國夫人適裴者爲虢國適柳者爲
秦國三姊與鉅錡五家勢傾天下是五家者鉅錡韓虢
秦也國忠尙不在其內及國忠益貴而鉅已死仍符五
家之數故當時亦呼楊氏五家舊唐書雖敘鉅錡韓虢
秦爲五家而其後華清從駕謂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
家一隊隊各一色則又以國忠入五家之內矣又云國
忠山第與虢國相對秦國韓國相接是新唐書雖云秦
國早死而舊唐書則國忠爲相後秦國尙在通鑑亦云

祿山反上欲傳位太子國忠大懼使韓號秦三夫人說
貴妃銜土請命帝乃止及馬嵬之變國忠及韓國秦國
爲軍士所殺號國奔陳倉縣令薛景仙捕誅之是秦國
直至馬嵬始被殺新唐書謂秦國早死者恐未必得實
也然則五家者其始則鉅錡韓號秦也其後則錡與國
忠及韓號秦也

五日一朝不始於裴度

五日一朝今人皆用裴度故事其實非始于 度也漢書
孔光傳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黃門令爲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師古註言十日一朝
受此寵禮它日則在家自養也是此禮實自孔光始王

莽在哀帝時亦同隋書文帝忌楊素敕曰僕射國之宰
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一朝向省評論大事則又爲
疎忌功臣之制而其後優禮老臣亦多用之唐書李靖
以疾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姚崇年老元宗命
五日一朝入閣辦事又苗晉卿年老代宗令間日赴政
事堂入閣不趨此皆在裴度之前鄭覃年老以疾去位
詔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杜佑請老詔三五日一
入中書平章政事宋史趙普再相故事中書日向未始
退詔特許普日午便歸尋免朝止赴中書視事大政則
召對又王旦多疾真宗命五日一赴中書遇軍國重事
不限時日入預參決呂夷簡老仁宗亦命平章軍國重

事五日一至中書王隨亦然徽宗命何執中一月止六
參起居退治省事此又度後之故事也

牛李非李德裕

唐時牛李之黨論者皆謂牛僧孺李德裕互相讐怨各
植私黨也然唐書傳贊云僧孺宗閔旣當國排擊所憎
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則當時所云牛李乃謂牛僧孺
及李宗閔而非德裕也李德裕傳始李吉甫爲相牛僧
孺李宗閔對策痛詆當路吉甫訴於上考官皆得罪德
裕則吉甫子也宗閔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閔傳錢
徽知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德裕白上以爲今年取士
不公宗閔坐貶由是嫌忌益深是猶第李與李相怨耳

及裴度薦德裕可相而宗閔先已當國慮德裕繼入遂
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宗閔而與德裕爲難是僧
孺之讐德裕本由於附宗閔此卽所謂牛李者也楊汝
士傳汝士爲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見牛李之李
乃宗閔而非德裕矣若以李爲德裕則僧孺德裕方相
讐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鑑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入
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而引牛僧孺爲相由是牛李
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謂德裕之怨逢吉僧孺
也

宋金蓮燭送歸院者六人

金蓮燭送歸院始於唐令狐綯唐書綯入翰林爲學士

承旨夜對祭中燭盡宣宗以乘輿金蓮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及綯至皆驚此唐故事也今世所傳詞林美談皆指蘇子瞻耳不知宋時金蓮燭故事共有六人王欽若王禹玉晁迥鄭獬蘇軾史浩也錢氏私誌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中秋夕上召至小殿對設二位用資主禮不令拜舞宴罷令宮嬪各以領巾裙帶乞詩上令諸嬪各取頭上珠花爲潤筆納其袖中宴罷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王禹玉爲學士被召至內東門小殿夜深賜臺燭雙引歸院宋史晁迥常夜召對帝命內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燭宿直令又神宗召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

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予瞻爲學士夜忽召入內東
門小殿宣仁問曰內翰前年爲何官曰汝州團練使今
爲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
不關老身事曰必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曰然則
大臣論薦耶曰亦不關大臣論薦予瞻驚曰臣雖無狀
不敢由他途進曰此乃先帝意也先帝嘗飲食而停飭
看卿文字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進用而上仙耳予瞻
哭失聲已而命撤金蓮燭送歸院玉堂雜記云孝宗嘗
宣召侍讀史浩錫宴澄碧殿暮以金蓮燭送至玉堂直
廬上命浩作詩敘此會浩乃進古詩三十韻上御製和
之又命周必大繼和必大亦和以進

曹彬伯顏不妄殺人之非

世傳宋曹彬元伯顏俱下江南俱不妄殺人然梅磧詩
話載曹景建金陵樂官山詩序云南唐初下諸將置酒
高會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
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戮緣家國媿死南朝
結綬人而伯顏之攻常州也役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
至併人築之又殺民煎膏取油作砲號人油砲焚城上
叔牌及城破又盡屠之惟七人伏橋坎得免事見續通
鑑綱目及府誌則二將亦未嘗不妄殺人也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

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李
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廣德二
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
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
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遂爲常
制尋又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
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
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
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
以給曠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
青卽征之也是唐所謂青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尙

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則安石雖沿其名而尙異其實也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然宋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又有司約中熟爲價合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矣此所以病民也

高宗泥馬渡江之訛

宋高宗初至杭州卽命立崔府君廟以示靈異於是精忠小說遂有泥馬渡江之說按宋史宗澤傳康王再使金至磁州宗澤勸留不從乃假神以止之曰此間有崔

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玆廟有馬是夜果銜車輦等物填塞去路澤曰可以見神之意矣乃止此泥馬故事也余嘗見曹勛畫高宗瑞應圖九幅內一幅係崔府君廟廟中一馬獨立而車輦之類縱橫滿地勛有跋云廳子馬不肯行蓋卽塞路之事也

兀术致書秦檜之不可信

世謂秦檜私通於金力主和議自是實事然岳飛傳謂兀术以書與檜曰汝日以和請而飛方主用兵不殺飛和議不可成此則金陀粹編等書附會之詞其實檜所私結者撻懶而非兀术也檜之南也由撻懶縱之歸其時撻懶以尊屬主國政必與檜先有私約令宋稱臣納

歲幣而金則歸以帝后及河南陝西地故劉豫廢而卽
令王倫回許以歸帝后及陝洛此皆撻懶主之一一如
檜所請及兀朮揣知撻懶意私於宋盡發其奸再興兵
取河南陝西檜亦懼不安其位使馮檣王次翁探帝旨
實以失輿援慮和議之不可必成也未幾撻懶謀反南
奔欲投宋益見其平日有德於宋之明證而王倫之使
金受地也金主先入兀朮之語責之曰汝國惟知有撻
懶耳是檜之與撻懶素有成約而兀朮始終不與聞可
知或謂撻懶誅後兀朮主兵事安知非檜之再結兀朮
始定和議之局不知撻懶主和則以陝洛償歲幣兀朮
主和則陝洛之地尺寸不與

高宗紀和議成使鄒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惟存土津豐陽天

水三縣又棄和尚方山
二縣以人散闕爲界

所歸者僅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及韋后

一人而宋之稱臣歲幣如約是金直以三樞一老嫗坐

致其稱臣納幣此亦何樂不爲而必待檜之私結於兀

朮哉金史酈瓊傳宗弼即謀再伐江南與酈瓊議瓊曰

秦檜老儒亡國之大夫僅僅自守吾以大軍臨之彼君

臣方且哀鳴不暇據此益可見檜與兀朮本無素約而

宋史兀朮致書秦檜之語之未可信也通撻懶通兀朮

於檜之罪原無分輕重特以讀書論世必當推究當日

情事乃爲信讞耳至邱瓊山謂南宋之勢亦不得不出

於和檜之主和未爲失計後儒又從而譏其黨檜此亦

不達於當日時勢而徒爲迂論以南宋積弱累挫之餘

哀集傷殘僅僅自保而欲當百戰方張之強敵即使專
任韓岳一切聽其所爲能必其克復舊疆迎還故主乎
使檜果以靖國爲心委曲成事能致帝后歸而陝洛復
不猶愈於竭國力以冀倖於不可知然則檜豈非南渡
後一大功臣哉惟其心跡奸險欲藉和議爲擅權怙勢
之漸幸而母后雖歸故疆終失尙且據爲己功至劫持
人主誅鋤善類流毒遍天下倘撻懶不誅竟如初議存
歿俱還境土得復則外恃強援之力內詡再造之功更
不知當作何挾制盡攬威福懷無上而覬非常皆事之
所必有觀於獻諛者或疏請加九錫或賦秦城王氣詩
檜皆偃然當之不爲怪則大奸稔惡之處心灼然可見